

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

---

短篇小说卷



1

中国作家协会 编

作家出版社

## 目 录

科尔沁草原的人们 .....	1
不能走那条路 .....	17
起点 .....	28
在冬天的牧场上 .....	49
紫花与红叶 .....	60
小白马的故事 .....	70
门板 .....	82
没有织完的筒裙 .....	87
阿力玛斯之歌 .....	94
撒尼大爹 .....	116
金子 .....	130
泉水之歌 .....	135
吾拉孜爷爷 .....	149
“不称心”的姐夫 .....	154
愿你听到这支歌 .....	169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	189
空谷兰 .....	201
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 .....	216
美与丑 .....	231
七岔犄角的公鹿 .....	243
路障 .....	255
少年chén女 .....	275
远处的伐木声 .....	324
亲戚之间 .....	340
公路从门前过 .....	355
蓝幽幽的峡谷 .....	366
沙狐 .....	375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	393

卖芒果.....	412
焦大轮子.....	422
金达莱.....	445

# 科尔沁草原的人们

蒙古族 玛拉沁夫/著

八月的科尔沁草原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夕阳被遥远的大地吞没了。西北风偷偷地卷起了草浪，草原变成了奔腾的海洋；空中密布着乌云，好似一张青牛皮盖在头顶。人们都知道：草原的秋雨将要来临了。

萨仁高娃从一眼望不到的地方，赶着牛群走来。她骑着一匹大红马，还领着她最喜爱的一条小猎狗；这小狗的名字叫嘎鲁，不论主人走到哪里，它总是马前马后地跟着跑。

牛群在大风中吃力地走着；但是萨仁高娃还责备它们走得太慢，不断地挥动着鞭子，“合依！合依！”地喊着，然而牛儿怎会懂得：它们的主人，是因为今天同一个年轻小伙子有约会，才这样苛待它们呢！

萨仁高娃将牛群赶到离屯子不远的一座沙丘上，忽然勒住了马，用失望的眼光环视了草原好久之后，连喊了几声：“桑布！桑布！”终究没有看到一个人，也没有听到回答的声音。她只得将牛群圈在沙丘上，在风中等待着桑布。

不一会儿，从东边像飞箭一样地跑来了一匹惨白色的马。萨仁高娃心里“格登”地跳了一下，脸上笑得像一朵花，急忙跳下马来，从怀中掏出一个有长飘带的粉红色的烟荷包，连续地在头上摇晃，向对方表示着热烈欢迎的意思。但是当对方愈来愈近的时候，她那股热情却渐渐地冷下来了。

原来这个人不是她所等待的桑布。

一个生着连鬓胡子的老头子，跑到萨仁高娃跟前勒住了马。

“小姑娘，你在这儿干什么呢？”老头子明知道她在这里是为了什么事由，却又故意这样为难她。

“老爷爷，你有什么急事，跑得马耳朵都出了汗？”她所答非所问地把话题岔开了。

“有一件最紧急的工作，要召开群众大会通知大家一下。”

“晚上开完会，你还给我们讲昨天晚上没讲完的故事啊！”

“大概不能了，我不是说过了吗？——有紧急的工作。”

“什么紧急的工作呀！说你不给讲就得了。”

“真的，我不说谎；好了，我要走了。小姑娘，你也早点回去吧！就这样。”

老头子一蹬脚，马就跑起来了。

这老头子的名字叫阿木古郎，是村长，还是一个老党员哩！他为人老实厚道，为老百姓的事情，总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群众也都信任他，爱戴他；屯子里的男女青年们都称他为“阿木古郎老爷爷”。

阿木古郎走后，萨仁高娃不安起来：桑布为什么还不来呢？阿木古郎老爷爷刚才说有紧急的工作，屯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时西北风传来了雷声，远处天边打着金色的电闪，大雨就要来了！但是她既然是同自己的情人约好了的，怎么可以不等到底呢？

萨仁高娃就这样等了好久，好久。

“同志，你好吗！请你告诉我：前边叫什么屯子？”

一个低沉沉的声音，从萨仁高娃的身后传来。她一回头，看见一个瘦得像黄羊似的人，站在她的面前。他蓬松着长发（好像头发里生有九九八十一条长尾巴虱子），汗流的污渍挂在麻子脸上，身上披着一条黄毛毯。萨仁高娃很怀疑这位不速之客，用带着恐怖的声调问道：

“你是谁，从哪儿来？”

“从扎鲁特旗来的，因为那边闹灾荒。”他有意地不说出自己的姓名。

“你到什么地方去，找谁？”

“我往这边过来时，我们屯的玛拉哈，叫我给科尔沁旗白音温都尔屯的嘎拉僧捎一个口信。请你告诉我：白音温都尔屯离这儿多远？”他用老鼠眼睛望着她，等待着回答。

但是“白音温都尔屯的嘎拉僧”这几个字，使萨仁高娃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们屯的嘎拉僧一度在国民党的“降队”当过排长；现在是屯里的管制对象……为什么这样一个可疑的人，单来打听这样一个可疑

的名字呢？萨仁高娃好久没有回答他。站在她身旁的小猎狗嘎鲁也耸起两只耳朵，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个陌生的人。

“你家住在扎鲁特的什么地方？”

“阿拉坦敖包屯。”他停了停又慌忙补充道，“不过最近要搬家了，那边旱得很厉害。同志，你到底知不知道白音温都尔屯离这儿多远呢？”

“白音温都尔屯吗？很近。”她拉长了声调，“不过我们科尔沁有一种规矩：走路的人，应当先拿出自己的‘证明书’，然后才有权问路；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实地告诉他所问的路。”

“噢！”他狡猾地微笑了一下，“证明书吗？有，有。但是我从家出来的时候，我老婆恐怕我在路上把它丢掉了，所以死死地给缝在衬裤上了。马上拿出来怕有些不方便。好吧，天黑，我还要赶路呢！再见！”他一面说着，一面退走了。

萨仁高娃看他走了，心中特别着急：明知道他是个可疑分子，可是又没办法叫他站住。她想：“蒙古有一句成语：‘放走豺狼的人，是草原的罪人。’我既然遇上了一个可疑分子，就决不能轻易地放走他。”又想：“阿木古郎老爷爷说：‘有紧急的工作，……小姑娘，你也早点回去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时她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急忙向他追去：

“同志，请你等一等！”

那个可疑的家伙懒洋洋地站住了。

“天色不早了，看样子一定要下雨；咱们都是老百姓，谁不出门呢？到我家喝喝茶，歇歇腿吧！”

那家伙没吱声，若有所思地抬起头来看了看天。恰巧这时西北风“呜”一声，掠起了他披着的那条黄毛毯。萨仁高娃忽然像触了电似的，全身颤抖起来——从那可疑分子的毛毯角下，露出了一个亮闪闪的枪口！

她肯定他不是好人了。她想：“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带回屯子去。不，不行，敌人是狡猾的；他会猜透我的企图——到那时就晚了。那家伙正在抬头看天，一无所防，我要趁这机会抢他的枪！”

她突然一猛劲跑了过去，一把抓住了那坏家伙的枪。那坏家伙转过身来就和萨仁高娃拼起命来。但是枪把被萨仁高娃握得紧紧的，两人你拉我扯地扭打成了一团。

萨仁高娃一面抢着枪，一面呵嗓子地喊：“捉反革命啊！来人哪！”她以为这样就可以唤来屯里的人们。这时小猎狗嘎鲁也跑上来帮助主人，咬得那坏家伙的手和脸净是鲜血。萨仁高娃看他有些两下顾不过来了，抓住枪把的手猛一使劲，就把枪夺过来了。那坏家伙又气又急，照着她的腰部狠狠地踢了一脚；她只觉得一阵酸痛，但是她明白：这是生死的关头，决不能在反革命分子面前倒下去，就挣扎着向后倒退了几步。

在草原上，狗是最敏感的动物。这时，远处屯里的狗被惊动得狂吠起来了。那坏家伙更慌了，心想：“枪被抢去了，屯里的狗也会成群地跑来，蒙古的狗群是不会放走我的，不如趁早逃走吧。”就一纵身跳上了萨仁高娃的大红马。那马吃了惊，被他两腿一夹，撒开四蹄就跑开了。

萨仁高娃夺得的是一支“捷克式”枪，她只有使用猎枪的经验，怎么也拉不开这支枪，一着急，追出了三五步，就跌倒了。不过小嘎鲁却追上了他，跳着咬那大红马的两只后腿，大红马像疯了似的尥蹶子，那坏家伙心一慌就摔下来了。又急忙爬起来，没顾上再去抓马，丢下那条黄毛毯就徒步跑了。小嘎鲁又追了他一段，但回头一看主人没有来，它也就不再追去。

这坏家伙几天以来在草地、沙漠和田野上过宿，没吃一顿饱饭；又由于刚才那场恶战而紧张过度，刚跑过沙丘就觉得有些头昏。他拼命地跑着，一抬头看见前边有一片苇塘，在阴沉沉的黄昏中，在大风下，那苇浪就像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他忽然停了一下，动作敏捷地从衣兜里掏出一盒火柴，奔向苇塘去了。

当小嘎鲁和大红马跑回萨仁高娃身旁的时候，她才迷迷糊糊地站了起来，心想：“我虽然夺下了一支枪，坏根子却跑掉了。这和打围只打了兔子毛而没有打着兔子是同样的耻辱！”

她低下头皱着眉，摸弄着那支“捷克式”。突然，“咔”的一声，保险开了。她高兴地跳起来，忘掉了疲乏和苦痛，一跃身骑上大红马，领着小嘎鲁就往北追去了。

刚跑过沙丘，她就嗅到一些烟味儿，啊！前面是一片火海？她一怔勒住了马，豆粒大的汗珠从两颊滚下来：这是出了什么事啊！

熊熊的烈火，随着大北风的风势，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呼啸声和爆炸声。这是秋八月干枯了的苇塘啊，就是生着翅膀的芦雁也飞不过去哩！

萨仁高娃虽然离火线还有差不多半里地，但是黑腾腾的烟团早已呛得她难以呼吸，烈火烤得她的脸干炙胀痛。但是这荒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呢？她真不明白。

苇塘是草原的“宝贝”。附近的居民每年都靠它由城里换来五福布、白堪布、蒙古靴、白毫茶、香片茶和红红绿绿的绸子、缎子；也有的人家靠它解决全年的口粮。可是现在它变成了一片火海！蒙古人常说：“荒火是草原的死对头！”

“这一定是刚才那个坏家伙烧起来的；该死的想害我们，万不可能！”萨仁高娃想到这里，将马用力地抽了一鞭，毫无顾虑地朝着烈火扑过去了。

烈火和浓烟结成一条紫红色的火线，向萨仁高娃围包而来，但是她只想：“冲过去！冲过去！不让反革命跑掉！”她弯下身喊了一声：“嘎鲁！”小嘎鲁一跳上了马，萨仁高娃怕在冲过火线时烧坏它，用大襟将它裹在怀前。这时火星开始在她头顶飞舞了。她看得很清楚：靠西边有一段火线比较狭窄，就决定从那边冲过去。她把缰绳一松，大红马就顶着风冲进了火线。一刹那间，她像掉进开水锅里一样，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大红马像疯狼般地穿出五六丈宽的火海，萨仁高娃软弱无力地倒在马背上，火烧着了她的头巾，全身衣服也都冒着白烟。大红马的皮毛也都烧焦了，嘴边淌着鲜血，它像同情自己的主人似的，放慢了步伐，低着头走着，走着。但是，谁能料到它正在这紧急关头却不能再走动了呢？它两只前腿突然跪下了，头往下一扎，就倒在烧黑了的草地上。

天黑了，风势小下来了。萨仁高娃像在六月炎天的时候脱去皮袄跳进了河里似的只觉得一阵清凉——苏醒过来了。她无力地睁了一下眼睛，又闭上了。但她忽然想起：自己是在追赶着一个反革命分子啊！就马上一抖身挺起腰来，沉重的“捷克式”仍挂在左腕上。这才感觉到脸部一阵疼痛，轻轻一摸，凉冰冰的，是鲜血，染满了手指。她想：“大红马被烧伤了，我又头昏眼花的，不如先放走嘎鲁。”她从怀中放出嘎鲁：“去！走！”小嘎鲁却一点也没有受伤地跳下马，遵照着主人的指示，扎着头跑了。

接着，萨仁高娃也跳下马来，扑灭了身上的火星，理了理衣饰，把马拉起来遛了几步，又骑上马，向无边的草原、无边的黑夜跑去了。

这时雨点开始从漆黑的天幕上洒了下来，敲打着草梢，沙沙作响。

今天桑布到城里给马挂掌，回来晚了一会儿，他知道萨仁高娃早在等待他，所以只吃了半碗饭就跑出来了。他骑的那匹雪白颜色的马，名叫小兔子，跑得快，走得好，一甩尾巴就到了沙丘。啊，真怪，萨仁高娃呢？连影子也没有！“这恨人的，失约了！”他只好甩起马鞭，到她家里去找她。刚跑过沙岗，就见北边浓烟漫地，烈火连天，他马上抛弃了同萨仁高娃约会的念头，拉过马头就到阿木古郎老爷爷那儿报告去了。

他一跑进屯子就喊：“北边起火了！苇塘起火了！大伙救火呀！”

这时阿木古郎老爷爷正好召集了群众在开着大会，向群众传达着一个紧急通令。

“今天晚上开会，给大家传达一件事情，我先把旗公安局的通令给大家念一念。”老爷爷用沉重的低音宣读起通令：

各区、村人民政府：

昨由盟公安局来令通缉反革命分子宝鲁。该犯曾于一九四七年加入国民党，任伪骑兵“降队”副大队长，在阿鲁克尔沁旗内，横行霸道，无所不为，抢夺之民财计：马五百余匹、牛七百余头、羊三千余只，强奸妇女二十余人……罪恶昭彰，民愤至极，当我军解放阿鲁克尔沁旗时，该犯更名换姓，逃至扎鲁特旗××区××屯，做长期潜伏活动……自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以来，做贼者胆虚，于本月十五日逃走。该犯状貌如下：……

阿木古郎念完了通令，吐了一口气，刚要给群众再作一番通俗的解释的当儿，桑布像二岁子马似的，上气不接下气地闯进会场。群众都愣住了。

“起荒火啦！阿木古郎老爷爷！”

“怎么，起荒火啦？”全屋的人都骚动起来了。

“桑布，你好好说，哪儿起火啦？”阿木古郎问道。

在桑布向阿木古郎报告细情的时候，坐在炕上的人们都站起来了；站在门口的人们，有的已经走出了屋。

“荒火”——就这么简单的两个字，它给人们一种怎样的印象啊！过去曾经发生过多少次荒火呀！房屋、财宝被它烧成灰土；牛、羊、骆驼被它烧死在草原上……但是解放以来，各地都建立了防火组织，人们并将防火这项工作订在《爱国公约》里，因此已经三四年没有发生荒火了。今天忽然又传来了这可怕的名词，这怎么能不使人惊慌呢！

阿木古郎听罢桑布的报告，不安地紧蹙着两道浓眉，来回走了几步，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过身来向群众喊道：

“今天的会暂时停止，先去救火。大家马上回去准备家伙，一会儿钟一响就到屯东头的老榆树下集合。就这样。”

群众都散走了。

阿木古郎同村干部和几个民兵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在会上他说：

“我们科尔沁草原上不是三四年没有起荒火吗？为什么今天——在我们刚刚接到旗公安局的紧急通令的时候，忽然起了这么凶的荒火呢？我想这里一定有原因，也就是说：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就这样。”

大家都同意阿木古郎的意见，马上在屯前屯后布置了岗哨；阿木古郎又掏出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了几个字，将它撕下来折成一个“又”字，递给桑布说道：

“你把这封信马上送到区里去——要回条。”他又对另外一个民兵说，“你去撞钟。就这样。”

“当！当！当！……”

全屯的人们都往老榆树下集合了，有男人、女人、上了年纪的老人、刚刚放下课本的儿童；他们有的拿着铁锹，有的拿着浸湿了的毡子，拿扫帚的人最多。

离火线半里多地的地方，有一个粪堆似的小山岗。阿木古郎站在岗上一挥手，群众先后不一地停下了。这时站在人中高出一头的白依热老头子看见雨愈下愈大，祈祷般地自语道：“当你渴得胃肠都冒烟的时候，会碰到梨树林；当草原起了荒火的时候，北风会带来大雨。”

“老乡们！”阿木古郎喊道，“前面就是火线了，我们要学会和荒火作战，就是说：先要分散敌人的力量，然后再去一块一块地消灭它。”

“不过依我看来这次的火势很凶，我们不能马上接近火线，那样会吃亏的。”没等阿木古郎说完话，白依热老头子就插上嘴了：“就是说，我们应当先在荒火的前边烧出一条‘火道’，等大火烧来时，这儿的草原早已经烧光了。这样就会不出危险地扑灭它！这是多少年救火的经验。”他很自负地提出建议。

“白依热老头子说得有道理，那是最妙的办法——我们就这么办吧！”阿木古郎说。

“对呀！应当这样对付荒火！”

群众中间好一阵子哄嚷。

“好了，不要嚷了！我们就按白依热老头子的意见来做：首先要在荒火的前面有计划地烧掉一片荒草。当荒火靠近我们烧完的‘火道’

时，我们就以防火小组为单位，再把‘火道’上的火一块一块地扑灭。好在今晚这场雨还要大下一通，这对我们是极有利的。所以说：科尔沁草原的人是最有福气的。干吧！老乡们！胜利地扑灭荒火之后，我们的漂亮姑娘们，会给大家演唱《龙梅之歌》蒙古族的一支民歌的。就这样。”

那三百多人组成的救火大队，像战士们围攻一座城镇似的，每个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妇女，都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向那火海冲过去了。

桑布冒着大雨，将信送到了区政府。他因急于回去救火，忘了要回条就跑回来了。

跑啊！跑啊！小兔子马在泥泞的草地上拼命地跑着。但是它刚跑过东沙丘往北一拐，忽然竖起两只耳朵停住了，好像谁在前面吓了它一下。桑布向前看去：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黑糊糊的东西；他好奇地跳下马来，走下几步用手电筒一照，原来是一条黄毛毯（被雨淋得变成了土色）。他拾起黄毛毯刚走了两步，又看见前面有一小块黑东西；他再用手电筒一照，是一个粉红色的新烟荷包，长长的绿缎子飘带上，绣着弯弯曲曲的喇叭花。他莫名其妙地笑了：“这是谁们在这儿谈情丢的呢？好，不管它是哪个漂亮姑娘做的，现在可要归我使用了。不过我的萨仁绣起来会比这好到天上去。”又一想：“还是救火要紧！”将毛毯和烟荷包卷起来往马鞍上一拴，就走了。

当他接近远处救火的人们的吵闹声时，只见大火快被扑灭了；只有“火道”上还有几团小火块，大家正在扑打着。他松了一口气：“啊！这回没问题了！”但是这时他忽然看见靠南边有一段人们没有注意到的火线，偷偷地向东烧过去了。啊！事情不好：东边是全区最大的草甸子，那里堆着像山似的羊草；这火要烧过去，到冬天全区的牛羊靠什么活呀！他急忙跳下马，想喊人们一起去；但是在烈火的呼啸下，他的声音人们听不见。他只好解开拴在鞍上的湿毛毯，将烟荷包往怀里一揣，就向朝东烧去的那团火跑去了。

小兔子马走到离火线稍远的地方，等待着它的主人去了。

桑布这样勇敢地跳进火线，他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是个疯子，去投火寻死吗！不，不是的。他是个神经正常而又聪明的人；而且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团员，当熊熊的大火像毒蛇般地扑向大草甸子，眼看那高入云霄的羊草堆就要被大火烧掉时，他会怎样打算呢！他不顾任何危险地跳进了火线。

湿毛毯是打火最好的工具。桑布左一下、右一下地用它扑着火。但是在烈火中动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浓烟熏得他透不过气来，火焰烤得他浑身疼痛，可是他没有顾得去管那些。“只要能扑灭这团火，我被烧倒了也甘心。”——他这样想。

疲乏了，疲乏了，浓烟熏得他一阵迷昏、一阵清醒，忽然眼前一黑，打了几个晃，就倒下去了。火焰在他身边继续燃烧着。

阿木古郎从东头跑到西头，又从西头跑回东头，时刻鼓励着群众，监督着各个小组的工作，累得头发根都冒火了。荒火在群众的扑打和大雨的浇淋下，终于被扑灭了。

“喂，你们看东边怎么还有火团呢？”白依热老头子喊道。

“怎么东边又起火了？”

阿木古郎往东一看，果然是火。他喘着气向那边跑了一阵，恍恍惚惚地看见有一个黑影倒在火团里。他马上回头招呼：“大家快来呀！”哪知道群众早就跟在身后，他又急格格地说，“火里倒下一个人，快去救出来！”

群众都跑上去了。跑在最前头的是白依热老头子。他跑进火团，闭着眼睛憋着一口气，抱住那个人就往外跑，大家帮着抬到离火线远点的地方，仔细一看：

“啊！是桑布！”白依热发呆了。

他知道他的女儿和桑布正在恋爱，而他自己也早就爱上了他。但是白依热摸不清桑布怎么跑到这儿，倒在火团里。

阿木古郎领着一部分群众又把这块火扑灭了。

“桑布！桑布！”阿木古郎在桑布耳旁连喊了几声，但是桑布仍然迷昏昏的不答话。

“我们早点把他抬回去吧！”一个青年说。

“不，这没关系，他是被烟熏晕的，只要呼吸到新鲜空气，就会醒过来。”阿木古郎说。

果然，不一会儿，桑布醒过来了，只不过觉得头还有些昏，身子没劲，也不愿意说话，没有回答白依热亲切的问话。

“人已经醒过来了，”阿木古郎向群众说，“火也完全扑灭了，雨愈下愈大，我们早点回去吧。不过民兵队长要派几个民兵在这儿放哨，防备荒火再着起来。就这样。”

在这漆黑的夜里，无边的草原上，荒火虽然被扑灭了，但是草原的“宝贝”——大苇塘，却被烧得只剩了一层地皮。人们都是疲倦、心痛，低着头不言不语地回家去了。

桑布在回家的路上，完全苏醒了。他把送信回来时在路上怎样拾得毛毯和烟荷包，以及后来又怎样救火的经过，给阿木古郎和白依热从头到尾地讲了一遍。

“那么你是说，除拾了这条毛毯之外，还拾了一个烟荷包？”

“你看，这就是。”桑布从怀里掏出烟荷包给阿木古郎看。

“啊哈！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阿木古郎接过烟荷包，一边说，一边掏它，“怎么里边还有一张纸，噢，这还是一封信呢！”

“谁的信？写的什么？”桑布和白依热异口同声地问。

阿木古郎看罢了信，发起呆来了。

“怪呀，怪！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毛毯、信……又在这样黑沉沉的雨夜。奇怪，真奇怪！”阿木古郎想。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看，这是谁的信？”他把信递给桑布。

“怎么是……是萨仁给我……”

“萨仁高娃怎么了？我的孩子怎么了？”白依热叫了起来。

“你的姑娘今儿晚上把牛赶回来了吗？”阿木古郎问。

“没见回来，可能跟大伙救火去了。她是妇女积极分子，还能落下吗？”

“不过你回去看看，她到底回来没有？”

“这是出了什么事呀？好，我去，我去看看。”白依热老头子边走边走出门。

桑布哥哥：

这个烟荷包做得很不好看，可是为了缝它，我的手指都扎痛了。给你拿去使吧！

萨仁八月二十一日

桑布读罢这封信，眼睛瞪得烟袋锅大，他完全掉进闷葫芦里去了。

“你觉得奇怪吗？”阿木古郎问。

“奇怪呀！奇怪得简直可怕！”

“我觉得奇怪的不是这封信，而是这封信和这条莫名其妙的毛毯丢在一起。”

“真闷死人！”桑布急得汗珠直往下滚。

“孩子，不要着急，白依热回来就明白了。”

外屋门一响，白依热走进来，他后面还跟着许多群众。原来他在家没有找到萨仁高娃，又顺道上了几家问了一下，这一来又使大家不能安心入睡，都跟他来了。

“她从早晨出去就没回来，全屯都找遍了，谁也不知道。”白依热告诉阿木古郎说。

“不，落太阳的时候，我从区上回来，见她在东沙丘上站着，我想可能是在等桑布。”

“是我今天和她有过约会，可是我到东沙丘上没见到她。”

“那么她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没回来呢？桑布，你和她谈过一些别的什么没有？为什么可巧她今天就没回来呢？”

白依热虽然相信桑布，但是当他着急时，竟用了很严厉的口气。他是头一次这样对待桑布。

桑布像在火热的心上浇了一盆凉水。对着灯花呆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阿木古郎想了一想，拿起那条黄毛毯对大家说道：

“我对这件事情有点不同的看法：大家看看这是一条毛毯，黄色的毛毯。刚才我在群众大会上念过的旗公安局的通令上说：那个叫宝鲁的逃犯，身带一条黄毛毯。所以我们就应当多用点脑筋。奇怪的是今儿晚上又起了荒火。不去考虑这些问题，自己人跟自己人瞎吵，是吵不出道理来的。”

白依热听了这话，难为情地抬起头来，环视了大家一下，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们有句俗话：‘瞎子爬一辈子，也爬不出科尔沁草原。’像我这样的老笨货，虽然头发都白了，看问题可总是那么短见。阿木古郎说得对，萨仁高娃的失踪不能怨桑布，我知道桑布是真正地爱她。”他转向桑布，“孩子，你还在怪罪我吗？”

桑布慢腾腾地站起来说：

“不，我对谁也不怪罪。我着急的是怎样才能早点找回萨仁，你们要明白：她的失踪，简直使我半秒钟都不得安静。”

正在这时，民兵队长和公安员听到萨仁失踪的消息，满头大汗地跑来了。

“好，你们来得正好，我刚要让人去找你们。”阿木古郎说。

阿木古郎和民兵队长、公安员、桑布、白依热等分析了各种情况之后，最后决定：把全屯的民兵分成几个小队，分头去搜查附近的草原，并寻找萨仁高娃。又把这些情况给区上作了书面汇报。

阿木古郎、桑布和另外三名民兵为一小队，向北搜查。

萨仁高娃继续追击着那个反革命分子。

骤雨在草地上发出狼嚎般的声响，雨鸣和电闪给人一种翻天覆地的感觉。在萨仁高娃眼前展现的是一片黑空空的原野。她只有凭着多年来在这片草原上放牧的经验，揣摩着方向和地形。但是雨期的草原是寸步难行的，到处都是稀粥似的泥水；有时大红马踏错一脚，就连萨仁高娃一起跌倒在泥水里。但是萨仁高娃没有被骇倒，跌倒了爬起来再追下去。

她那被荒火烧伤的伤口一触水，简直连骨头缝里都发痛，折磨得她两只眼睛都无力睁大了。“在这茫茫的草原上，追到哪儿是头啊！”她想。然而她借着打闪的那一刹那间，从泥水中看到一个人的脚印，这又鼓舞了她，就继续追下去。“这地方西面是锡拉木伦河，下大雨正在涨水，他是不会往那边跑的；只有北方……”她这样想。

她恍恍惚惚地看见前面有一座小山。这小山叫登奥鲁，山上有几棵小榆树，萨仁高娃除了过去时常赶着牛群到这儿来玩之外，桑布第一次向她求婚也是在这小山上。小山上长着各种各样的花朵，她记得有一次就在这儿，桑布在她头巾上插过两朵萨日伦花……这时桑布那迷人的嘴唇和那充满着幸福的微笑，又在她脑海中映现出来，一霎时她完全被花朵般的爱情的回忆所占据了。

“汪，汪，汪……”忽然从小山上传来了几声短促的狗吠声，萨仁高娃的心马上猛跳起来。她自己也不晓得这是欢欣还是恐惧！

“这一定是那个反革命被嘎鲁找到了。”她想。

当她走上山岗时，尽量让马走得慢而又轻一些；她努力地睁大眼睛，在身前身后寻觅着。这时她希望小嘎鲁再指引她一声，它却没有这样做。

“嘿！这回我叫你咬，王八养的小狗。”从两丈多远的山坡上传来一个胜利的骄傲的男低音。萨仁高娃集中眼力一看，一个黑影子正往山上走去，但在他身后又有一个黑东西倒在地上。“那个反革命大概把嘎鲁打死了！”想到这里，她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劲，蹬了一下脚镫就跑近了那个黑影子，“当”地放了一枪。那个黑影像一阵风似的跑走了。她想：“那个反革命家伙是没有枪的，我不一定打死他，抓死的不如逮活的呀！”她又追了上去，用枪把猛劲一打，只听见黑影子“哎哟”地喊了一声，就倒了。萨仁高娃马上勾上枪机喊道：“不许动！”

（她记得战士们这样喊过）那个黑影却一声也不吱，一动也不动。她想：“可能打晕了。”她跳下马，刚要上前捆起他来，忽然听见身后有拉枪栓的声音，接着就有人喊：

“不要动！再动就要开枪了！”